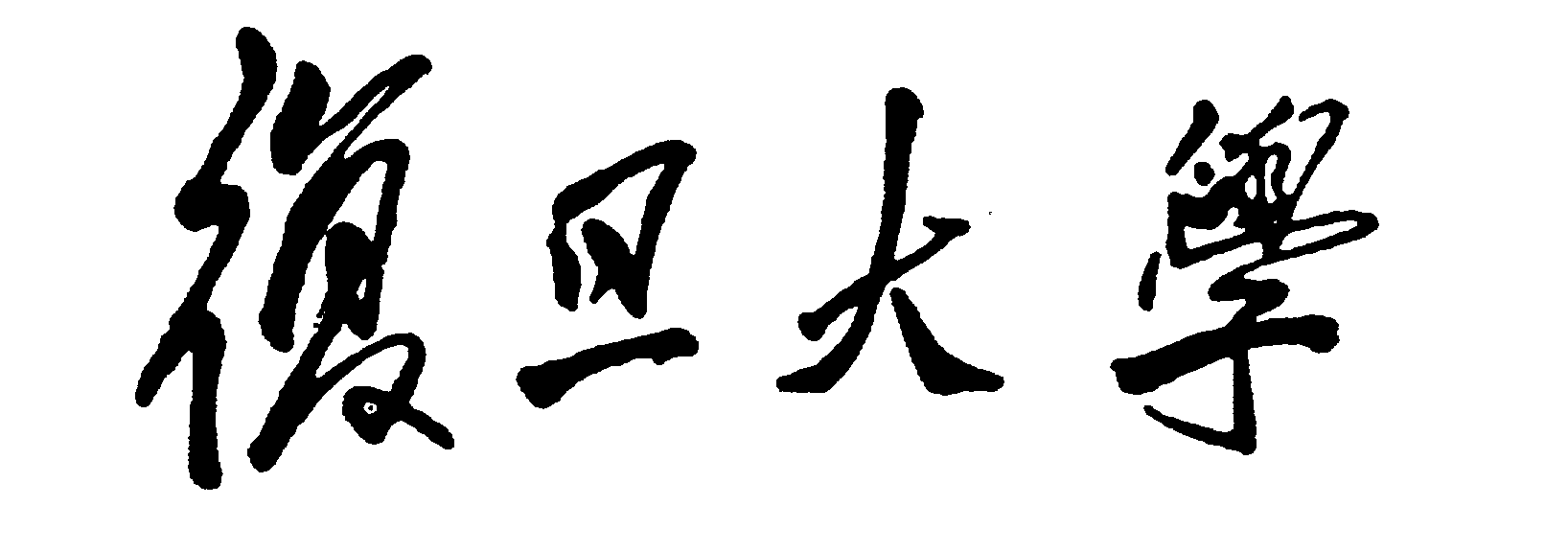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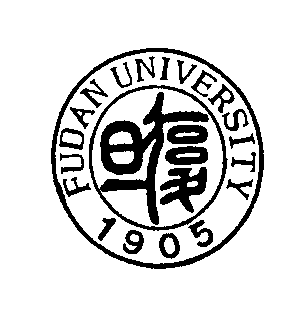
****

****

# 通向完整的道路

**——简评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

|  |  |
| --- | --- |
| **课程名称：** | **课程代码：** |
| **姓 名：** | **学 号：** |
| **学 院：** | **专 业：** |

# 通向完整的道路

**——简评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

【概述】《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骑士》。这三部小说是由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和想象的国度中的非真实事件构成的，然而却清晰地折射出了当代人类的精神状况。这三部曲中间存在着逻辑关联，《骑士》探讨的是人的存在，《子爵》表现的是人的分裂，《男爵》关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最终达到卡尔维诺所追求的完整的人。

【关键词】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完整；生存困境；元小说

## 一、《不存在的骑士》——对存在的自我确证

《骑士》的主角阿季卢尔福是一个近乎完美模范军人，唯一的缺憾是他只有灵魂没有肉体。他的存在完全依托于他的铠甲，当别人揭开他的铠甲面罩时，只能看到一片虚无。他没有肉体，所以没有欲望，只知汲汲追取功名，荣誉是他存在的唯一证明。最终，他的立身之本——荣誉受到了动摇，他的存在也随之灰飞烟灭。

另一个形成对比的是阿季卢尔福的马夫古尔杜鲁。他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能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时而是石头，时而是鸭子，但他没有一刻是他自己，他没有自我意志，是一个被物质围困的囚徒。

这两个人一个自以为活着而不知道自己不存在，一个真实活着而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一个只有灵魂，一个只有肉体。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也抛出了问题，这两者哪个更接近一个完整的人呢？

然而，卡尔维诺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对灵与肉二元对立的问题作出解答，而在于在讽喻当代的人。他觉得古尔杜鲁是自然进化来的原始人，与天地浑然一体，与动物没有区别，所以作为人他不存在；阿季卢尔福是非自然的人，他混同于环境之中，因而与自然和历史没有关系，只是抽象地发挥作用，所以也不存在[[1]](#footnote-1)。在当代社会中，人们一方面像阿季卢尔福这样把自己的存在之本完全寄托在身外之物，忽视了自己作为人的欲望（这里的欲望是指人的本能和生存意志，不含贬义）；另一方面也像古尔杜鲁一样对自己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而存在的事实毫无意识。人们便这样断绝了与人性和宇宙的关联，这样的人非但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在人的意义上根本不存在。

## 二、《分成两半的子爵》——分裂的现代人

《子爵》的主人公梅达在战场上被土耳其大炮轰成两半，其中的一半被运回了故乡。然而这一半是恶的一半，他把他见到的所有东西都残忍的分成两半，还命令木匠制造各种刑具以杀人为乐。过了一段时间，善的一半也回到了故乡，这一半坚持奉行道德。最终这两半人因互相决斗而受伤，又变成了一个整体。

这部小说与善恶无关，善恶不过是两个对立的感念，它们的目的是突出小说的主题：分裂。毫无疑问，两半子爵都是分裂、残缺的。恶者残酷无情，而善者强行推行道德几乎达到了禁欲的程度，这也是另一种残酷。这两者同样地不近人情，它们都失去了人性。

善的子爵说：“这就是作为半身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我过去是完整的，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些道理，我走在遍地的痛苦和伤痕之中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个完整的人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2]](#footnote-2)“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地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3]](#footnote-3)有的人貌似完整，实则也是残缺的。比如书中的胡格诺派教徒，它们没有善恶，只有利益，对两位子爵都没有好感。还有木匠彼特洛基奥多，他只知道造刑具，却不管它们是用来干什么的，就像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一样。

在小说中，子爵在分成两半前没有一个定型，在合成两半后似乎还是少了点什么，很难说这是完整的人。由于这是卡尔维诺比较早期的作品，所以对主题的阐释还比较模糊，然而从这本小说中他却提炼了一个问题，既然人们都是残缺的，那如何变完整？真正的完整并非是简单地把分裂的两半融合起来，而是不断地去认识自己的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个人准则。“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再是自己。”[[4]](#footnote-4)这便是《男爵》的主题。

## 三、《树上的男爵》——通向完整的道路

《男爵》讲的是男爵柯希莫在小时候跑到树上去生活，并且终身不下树。乍一看这个故事有些荒唐，我们不妨首先分析柯希莫在树上生活的原因。

最初，他之所以上树是为了反抗他的父亲。同时也是在挣脱等级和身份的束缚以及社会习俗的枷锁。

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距离。”当一个人身处社会之中，被诸多身外之物缠身时，确实无法看清这个世界，更无法看清自己的内心。柯希莫从尘世中跳脱出来，在树上用一双旁观者的眼睛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从而能够接受法国传来的新思想，能够在心中规划出一幅理想的共和国图景。换一句话来说，到树上是为了不拘于现实，而去探求更多的可能性。

第三是爱情。他曾和薇我拉约定终生不下树。虽然薇我拉很快离开了柯希莫，搬去了别的地方。虽然在薇我拉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小说里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不过或许连柯希莫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在树上生活潜意识里是为了等待薇我拉。

然而，后来柯希莫的父亲死了，姐姐也出嫁了，他已经无需再反抗了。只要他想，他就可以下树继承父亲的位置，成为一家之主。则也就是说他上树的直接原因已经不存在了。然而此时他没有下树。

渐渐地，树上的国土已经被他踏遍了。当他有一次来到树林的尽头，面对着一片他无法涉足的大草原时，他不禁感慨自己的生活多么局限和空虚。在以前，树上的世界是充满可能性的自由天堂，如今已经成为了空虚牢笼。他不曾想到他曾经的理想会遇到如此的反叛和幻灭。可是他仍没有下树。

再后来，薇我拉回来了。两人顿时坠入爱河。但几经波折后薇我拉又离开他了，这次是彻底地离开。他无需再等待薇我拉了。可是他还是没有下树。

读到这里似乎遇到了一个困境。在这些原因都一一消失后，柯希莫为何还是坚持在树上生活呢？但实际上，纠结于此就无法看出这本书的主旨。我们可以反问，为什么一个人就不可以毫无理由地在树上生活呢？只不过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地上生活，觉得在树上生活不正常，所以才会向柯希莫要求理由，这时其实你已经由于受到了社会的摧残而或多或少变得不完整了。或许他在树上确实是有理由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树上生活并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因为这只是一个人的选择罢了。自由选择才是成为完整的人的关键。

卡尔维诺说柯希莫“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来达到非个人主义的完整”[[5]](#footnote-5)。一个隐士可以通过选择与世隔绝达到自己的完整，但柯希莫和一般的隐士不同。卡尔维诺称他是一个“不回避人的孤独者”。尽管他离群索居，但他不是一个厌世者，他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对集体有用的人。他组织灭火队、抵御狼群袭击，甚至发动革命，并且最终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既然他是个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人，那么他的孤独体现在哪里呢？那是一种内心中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尽管大家都赞赏他的贡献，但无人能理解他的苦衷。

书中对他的这个矛盾是这么说的：“他是一个同他那个时代盛行的一切人类集体格格不入的人，因此他逃避它们，顽强地竭力实验组织新集体。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6]](#footnote-6)换言之，他自己置身事外，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关系。

寂寞的人大都相似，孤独的人各有各的孤独。我不免想到梭罗。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离群索居的厌世者，但是当他痛心疾首地控诉那个时代人们的盲目和拜金时，谁又能否认他不是时时刻刻牵挂着这个社会呢？柯希莫亦是如此，当时的人谁能体会到柯希莫心里的不甘与迷惘、热情与沧桑。正因为关注，所以才会愤怒，但又无能为力，所以最终会选择孤独。

卡尔维诺最后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悲观的事实，也许在当代社会中，那些真正达到了完整的人都很难为世人所理解，最后等着他的只有孤独。

## 四、哲学意蕴和元小说成分

丹麦哲学家祁克果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感性阶段、道德阶段、宗教阶段。[[7]](#footnote-7)我意外地发现，这三个阶段和柯希莫的人生是如此的相似。在柯希莫上树之前和刚上树的时候，他完全是凭着一时的冲动，任由自己的感官去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是渐渐地，“在树上生活”对他而言渐渐变成了道德律令一样的存在，按照卡尔维诺的描述，就是“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这条规矩使他更接近他自己。到了最后，这条规矩升华成了一种信仰，他完全由他的信仰所支配。即便到了最后，柯希莫自己因为这个信仰而失去了很多东西，但他既然坚持着。祁克果认为，只有靠这种超理性的宗教信仰，人们才能达到与上帝面对面的阶段，才是真正地实现了自己。柯希莫在老年这样说：“许多年来，我为一些连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活着，但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8]](#footnote-8)前半句话是多么的辛酸和讽刺，更甚于人世间一切的失败和痛苦。但无论如何，他坚守了他的信仰——生活在树上。这使他成为了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人，他真正地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前面已经说到，成为完整的人的关键在于个人选择。这种选择是每个人的个性的体现。存在主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作为自在的存在本来就是荒谬的，人作为自为的存在，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赋予自己以意义。人自己造就自己。一个人的个性是每个人在面对繁杂世界所做出的千千万万个自由的选择的总和。正是由于每个人在各个问题上的选择不同，因而个性也会千差万别。而一个人只有在各方各面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的个性才会丰富才会立体，他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从卡尔维诺的那个年代开始，个性这个东西越来越不重要了。“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9]](#footnote-9)

柯希莫的父亲曾问他，他觉得自己的行为配得上自己的身份吗？柯希莫回答道：“我将尽一切可能以更配得上‘人’这个称号，我将具备他的一切品质。”这正是柯希莫力图成为完整的人的宣言。柯希莫选择在树上生活正是一种称为完整的人的途径。

最后还可以从小说的技巧方面做一些解读。尽管《我们的祖先》并不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那样是元小说的典型，但也呈现出了元小说的一些特点。从结构上看，这三部小说中，都出现了一个自称为“我”的叙述者。甚至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我”是一个完全与故事脱离关系的修女。“我”甚至还会突然打断故事的发展，来讲一些“我”关于我的叙述本身的事情。按照卡尔维诺的说法：“也许可以通过这个人起到调和与抒情的作用，可以纠正讲寓言故事时完全客观的冷漠态度。”[[10]](#footnote-10)从语言层面上看，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中包含了大量的口语、粗话，一反传统小说中要锤炼精美语言的观念。此外还使用了意识流、内心独白等现代叙事手法。正是语言和结构上的特点，给小说本身带来了一种破碎感。[[11]](#footnote-11)这一破碎感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现代人生存环境的破碎和分裂。

## 五、结语

现代小说中，大量充斥着对荒谬、无意义的表现。这诚然是我们的时代特征。然而卡尔维诺却给这灰色的氛围带来了一抹亮色，他在表现当代人生存困境这一沉重主题的同时，也用一种轻逸的笔调，给人们指出了救赎之道，代表人类的理想。这正是卡尔维诺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
2. 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
3. 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
4. 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黄宝霞.《解析<我们的祖先>的现代寓言性》.《时代文学》.2012（11）
6. 卜伟才.《追寻自我的旅程--<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的主题意蕴》《当代外国文学》.2003(1)

1.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P275 [↑](#footnote-ref-1)
2. 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 [↑](#footnote-ref-2)
3.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P270 [↑](#footnote-ref-3)
4.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P272 [↑](#footnote-ref-4)
5.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P278 [↑](#footnote-ref-5)
6.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P229 [↑](#footnote-ref-6)
7. 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41 [↑](#footnote-ref-7)
8.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P258 [↑](#footnote-ref-8)
9.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P274 [↑](#footnote-ref-9)
10. 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2012年4月第1版.译林出版社.P277 [↑](#footnote-ref-10)
11. 黄宝霞.《解析<我们的祖先>的现代寓言性》.《时代文学》.2012（11） [↑](#footnote-ref-11)